

科學譯叢

巴甫洛夫學說的 哲學基礎

C.A.彼特魯舍夫斯基 著

科學出版社

科 學 譯 叢

巴甫洛夫學說的哲學基礎

C. A. 彼特魯舍夫斯基著

余 增 壽 譯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編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1955年8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應我國邀請前來北京師範大學為各高等師範學校進修教師講授心理學課程的傑出的唯物主義心理學家 С. А. 彼特魯舍夫斯基教授所著，原書於 1949 年由蘇聯科學院印行第一版。最近作者對書內各章作了必要的補充和修正，並慨允於再版之前，根據他的修訂手稿譯成中文，以滿足我國學習巴甫洛夫學說諸同志的迫切需要，因此，我們應該對作者致以特別熱烈的謝忱。

本書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系統地、深刻地、全面地闡明了巴甫洛夫學說的哲學意義，其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各點：(1) 扼要地敘述了巴甫洛夫這位偉大科學家的革新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對唯心主義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如謝靈頓、苛勒、萊士里、吳偉士等人所進行的鬥爭，(2) 歷史地揭露了巴甫洛夫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過程及其學說的思想根源，(3) 科學地闡明了巴甫洛夫反射論的基本原理與作為條件反射器官的大腦半球的機能及其運動和發展的最複雜的辯證過程，(4) 簡明地介紹了 R. M. 貝科夫及 A. P.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等人在進一步發展巴甫洛夫學說上所獲的巨大成就，無情地批判了 J. A. 奧爾別里、П. С. 別利托夫、П. К. 安諾欣、Ф. П. 邁奧羅夫以及 T. 巴甫洛夫所犯的嚴重錯誤，(5) 客觀地論證了巴甫洛夫學說是對唯物主義發展論的偉大貢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映論的自然科學基礎。

巴甫洛夫學說的哲學基礎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И. П. Павл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原 著 者	С. А.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翻 譯 者	余 增 壽
編 輯 者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
出 版 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區南兒胡同 2 號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書號：0255

(譯)159

(京)0001—9,230

字數：110,000

1955 年 8 月 第一版

1955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25

印張：5 $\frac{21}{25}$

定價：(7)七角

書號: 0255

(譯) 159

定價: (7)七角

目 錄

第一章	偉大的科學家-革新者和愛國主義者	1
第二章	巴甫洛夫學說的思想根源	12
第三章	巴甫洛夫是戰鬪的唯物主義者	25
第四章	大腦兩半球是條件反射器官	38
第五章	巴甫洛夫反射論的基本原理	52
第六章	思想是腦的機能	60
第七章	巴甫洛夫學說的進一步發展	78
第八章	巴甫洛夫學說與發展問題	94
第九章	巴甫洛夫學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映論的自然科學 基礎	101
第十章	巴甫洛夫學說是對唯心主義作鬪爭的銳利武器	113
	俄華人名對照表	159

第一章 偉大的科學家-革新者和愛國主義者

無論國內和國外，廣大的羣衆都知道伊凡·彼特羅維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的名字。他在血液循環和消化生理學領域內的最偉大的發現，爲我們祖國的科學增光。巴甫洛夫在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發展上的功績，尤其偉大。

巴甫洛夫以其大膽的研究創立了生理學的新時代。貝科夫(И. М. Быков)在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聯席會議上宣稱說：“如果認爲巴甫洛夫彷彿只是對生理學的內容有所補充，或者巴甫洛夫只是創立了生理學這門科學的一章，我們必須認爲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把全部生理學劃分爲兩個階段——即前巴甫洛夫階段和巴甫洛夫階段，那就比較正確了。”¹⁾

巴甫洛夫在其一切科學活動中，都是從俄羅斯的經典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同時他捍衛並加強了有機體的行爲決定於外界刺激的唯物主義思想。巴甫洛夫是生物學中唯物主義學派的鮮明代表，偉大的俄羅斯學者謝琴諾夫(И. М. Сеченов)、梅奇尼科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季米里亞捷夫(И. А. Тимирязев)及其他等人發展了這一學派，而且由於自然科學家、即辯證唯物主義者米丘林(Н. В. Мичурин)及其忠實的繼承者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的傑出的科學功績，這一學派在蘇聯、即先進科學和文化的國家內獲得了徹底的勝利。

伊凡·彼特羅維奇·巴甫洛夫在生物學的唯物主義陣營的這一勝利中起過不小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曾予巴甫洛夫學說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以崇高

1) 巴甫洛夫院士生理學說問題科學會議(1950年6月28日至7月4日)。俄文版第14頁，1950年版。

的評價。遠在 1921 年列寧所簽署的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一件特別決議中，曾指出“巴甫洛夫院士的最特殊的科學功績，對全世界勞動人民具有巨大的意義”。而斯大林同志曾稱呼巴甫洛夫是“偉大的研究家和全世界的學者”，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他曾在俄羅斯民族的許多傑出的優秀兒女中間提出巴甫洛夫的名字。

巴甫洛夫從二十五歲、即畢業於彼得堡大學的時候(1875年)起，就毫不疲倦地、徹底地為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而進行鬭爭了；他曾激烈地、公開地反對生機論——反動的唯心主義流派，這一流派認為生命過程似乎是由於有機體所固有的“生命力”；他根據戰鬭的唯物主義精神，熱情地、始終不渝地同各種各樣的唯心主義者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鬭爭。

巴甫洛夫揭穿了那些為了反動派的利益而利用科學的任何企圖。他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內，特別有力地攻擊了美國和英國宣傳神祕論和唯心主義的反動心理學家。巴甫洛夫在著名的“星期三”會上常常說道：“好吧，現在我們要轉到戰爭的問題上面去，須知我們同他們這些心理學家們已經進行了許多年的真正鬭爭了。”¹⁾ 他向萊士里(K. S. Lashley)、謝靈頓(C. S. Sherrington)及其他許多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宣佈了無情的戰爭。

巴甫洛夫的一生及其科學活動，就是為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而進行不斷的鬭爭，對於真理的崇高的、忘我的服務，以及在衛護先進科學、進步和民主上的豐功偉績。他勇敢地粉碎了關於各主要生理過程和心理過程的陳腐觀點，創立了高級神經活動的嚴整的唯物主義理論。

甚至在其研究的初期所輝煌提出的有關研究血液循環、心臟活動、組織代謝(神經營養)的許多實驗中，巴甫洛夫就已經證明了這些過程對神經系統活動的依存關係。

當巴甫洛夫深刻地認識了有機體各種機能的複雜聯繫和相互依存性時，他揭露了消化過程的全部複雜性。這是使他獲得舉世聞名

1) “巴甫洛夫星期三”，第 1 卷，俄文版第 9 頁，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

的科學活動的第二階段。由於他的“主要消化腺的工作”的著作，他榮獲了崇高的——在當時看來——諾貝爾獎金。這一著作引起了關於消化生理學的種種觀點上的根本變革，揭露了這一最複雜生物過程的規律性。

可是，巴甫洛夫創造活動的真正繁榮時期，卻是在他對自己提出了那種要揭露高級神經活動的本質之任務的時候，以及指明引起動物和人的複雜心理活動的那些過程的物質基礎之任務的時候。

而上述的任務，是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圍繞着像巴甫洛夫所說的那個“糾纏不清的”基本問題進行激烈鬭爭的環境中實現的。這個基本問題是：動物和人的腦與其高級神經活動之間有着什麼樣的聯繫？我們究竟從何處着手以及如何開始研究高級神經活動呢？應該確定的是：心理活動的生理基礎怎樣？心理與腦的關係如何？高級神經活動與作為思維器官的腦之活動機構是什麼？

當時大批時髦的馬赫主義的哲學家 and 資產階級的心理學家都企圖證明：腦不是思維器官，而思想也不是腦的機能，同時感覺彷彿是可以離開物質而存在，思想也是可以離開腦而存在的。列寧在其天才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曾給予這種“無頭腦的哲學”以毀滅性的打擊。當列寧揭露了馬赫主義的反動本質以後，隨即指出了它的階級作用是在信仰論者反對唯物主義的鬭爭中對信仰論者們表示一種奴顏婢膝的行為。同時，列寧更進一步地深化並發展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對自然科學中的最新的發現作了天才的哲學概括，他在其對唯心主義的鬭爭中捍衛和發展了唯物主義關於思維及意識是腦的機能的原理。

巴甫洛夫在生理學的領域內，無論對馬赫主義者抑或對唯物主義的其他敵人都曾進行過鬭爭。巴甫洛夫是俄羅斯古典哲學和先進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他以科學的光輝照亮了那個自古以來就認為不可認識的、而且是處在宗教觀念之下的黑暗領域——即所謂精神活動的領域。巴甫洛夫決不肯停頓在教會人士和唯心主義者們的種種攻擊的面前，他堅決地研究了那個“在其高級結構——

人腦——曾經創造了而且正在創造着自然科學”¹⁾的腦的工作。

在這個時期，我國發生了革命的事件：1905 年的革命，1917 年的二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遠在 1901 年，巴甫洛夫即在高級神經活動方面做了許多最重要的實驗。可是，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即在 1905 年至 1907 年革命失敗以後馬赫主義哲學在俄國流行的時期，巴甫洛夫就不得不特別艱辛地、緊張地進行實驗工作了。1910 年，伊凡·彼特羅維奇·巴甫洛夫曾尖銳地批評了唯心主義，摒棄了他的某些同事〔捷廖尼(Г. П. Зеленьный)，尼科拉耶夫(П. П. Николаев)]的馬赫主義的結論，並且曾為動物大腦內發生的那些過程的唯物主義解釋而進行鬭爭。正是在這個時候，巴甫洛夫奠定了他的學說的理論基礎。

巴甫洛夫根據他的反射論和自然科學材料，破天荒第一次明顯地揭露了神經過程、反映過程的規律性以及這一過程的積極性質。他從這一事實出發，完成了深刻的唯物主義的結論：高級神經活動的發展，是在外界條件的主導影響下，並藉助於條件反射到無條件反射的過渡，亦即藉助於暫時神經聯繫到固定的、鞏固的、可以遺傳的神經聯繫的過渡而進行的。

由此，巴甫洛夫遂大踏步地走上了達爾文主義的創造發展的道路，發現了“腦的種種過程”的祕密，而關於這些過程，達爾文(Charles Darwin)卻自認為“我們知道得是很少的”。²⁾

巴甫洛夫同樣做出了大膽的結論：神經系統最發展的部分——大腦及其兩半球，都是為了聯繫有機體和外環境、為了使有機體適應變化着的環境條件而服務的。在巴甫洛夫看來，大腦半球是“高級感受”的器官，是條件反射的器官，藉着這一器官的幫助，即能達到生活活動的過程與生活條件的不可思議的協調。巴甫洛夫認為大腦半球是一個使有機體與發展着的現實發生聯繫(聯絡)的專門器官。藉

1) 巴甫洛夫全集，第 3 卷，俄文版第 95 頁，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

2) 達爾文：人類的起源和性的選擇，Н. М. 謝琴諾夫譯，俄文版第 51 頁，聖彼得堡 1896 年版。

助於神經系統，動物有機體即可參加到自然界發展的總的鎖鍊中。

巴甫洛夫於1913年在國際生理學家代表大會上說道：“……大腦兩半球是分析各種刺激的器官，是形成新的反射、即新的聯繫的器官。它們是動物有機體的爲了經常地實現有機體與外在環境之間的日益完善的平衡而專門化的器官，即對於外界現象的各種各樣的組合和變動發生適當的和直接的反應的器官，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不斷地進一步發展動物有機體的專門器官。”¹⁾

由無數的自然科學研究所論證了的這些思想，乃是對當時的一切資產階級科學實行革命的號召。這些思想揭去了唯心主義的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們用以包圍腦的活動的“神祕”和“神聖”的外殼，它們正中要害地給予了馬赫主義以沉痛的打擊，而在這個時期以前，馬赫主義已經被列寧在其天才的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所粉碎了。

巴甫洛夫在完成了關於腦的科學中的變革以後，他便成爲一個真正的革新者和革命家了。

* * * * *

巴甫洛夫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我們祖國的公民。他忠誠地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人民，他始終保衛着人民的利益。巴甫洛夫曾這樣描述沙皇專制制度：我生活在“昏暗的、抑鬱的時代”，²⁾他曾幻想有這樣一種新的社會，即它可以消滅掉“萬惡的農奴制度的殘餘”，³⁾它可以使我們——正如巴甫洛夫所說的——“根據我們的歷史生活的許多事件和我們的創造力的某些發揮，去做我們所應該做而且可能做的事業。”⁴⁾

巴甫洛夫曾公開地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殘酷的剝削和對人民大眾的壓迫，也曾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他認爲帝國主義的戰爭是

1) 巴甫洛夫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216—217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同上，第1卷，第25頁。

3) 同上，第3卷，第246頁。

4) 同上，第3卷，第247頁。

“解決生活困難的獸性方法”。¹⁾ 他是俄國一位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例如，他曾激烈地反對帝國主義掠奪者們所發動的反人民的俄日戰爭，曾譴責庸碌無能的沙皇政府及其使俄國海陸軍遭受失敗的那些賣身求榮的將領們。當巴甫洛夫知道了在對馬海峽戰役中擊沉俄國艦隊時，他曾帶着異常憤激的心情大聲疾呼道：“不，只有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國。應該推翻那個把國家弄到如此可恥地步的政府。”²⁾

巴甫洛夫熱烈地希望解脫腐朽透頂的沙皇制度，解脫俄國地主和資本家的反人民的政策，他也希望解除沙皇政府的官員對勞動人民——祖國的真正愛國主義者所實行的專橫和暴行。

巴甫洛夫深刻地體驗到 1905—1907 年革命的失敗，他曾帶着憤怒的心情去注視黑幫分子到處逞兇肆虐的恐怖手段。

儘管革命失敗後在國內籠罩着抑鬱的環境，但是巴甫洛夫並未像許多張慌失措的革命同路人那樣地意氣消沉下去，也沒有受到一羣污辱革命、宣傳神祕論和唯心主義的“時髦”作家們的有害影響。反之，巴甫洛夫卻尖銳地批評了在革命叛徒們中間佔統治地位的那些衰頹的和腐朽的現象，斷然地拋棄了他們的馬赫主義哲學。

當他的同事 II. H. 尼科拉耶夫提出一種企圖為馬赫(E. Mach)和阿萬那留斯(R. Avenarius)的哲學議論奠定“基礎”的著作時，巴甫洛夫曾激烈地批評他，並勸告他要拋棄那些毫無用處的馬赫主義議論。

巴甫洛夫在其於俄羅斯醫師學會上所作的那個旨在公開地反對馬赫主義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心理學的報告——題目是“複雜神經現象的進一步的客觀分析及其與這些同一現象的主觀理解的比較”——中，曾提到尼科拉耶夫所獲得的事實和概括，同時他也發展了深刻的唯物主義思想，並把這些思想與唯心主義和神祕論對立起來。他說道：“我們的事實可以根據空間和時間推斷出來，也就是說，在我們這裏，完全是自然的、科學的事實。至於心理學的事實，則只能根

1) 巴甫洛夫全集，第 1 卷，俄文版第 29 頁，蘇聯科學院 1949 年版。

2) 同上，第 19 頁。

據時間加以推斷，很明顯，思維上的這種差異就不能不造成這兩種思維間的一定的不可比擬性”（着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隨後他又說道：“我們對高級動物複雜神經現象的客觀研究，引起了一種合理的希望，那就是人的內在在世界所顯示給我們的那些具有駭人聽聞的複雜性的基本規律，是可以由生理學家們發現的，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現出來。”¹⁾

巴甫洛夫揭穿了主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法，指明了“反決定論的思考”的全部荒謬性和妄誕性，同時無論任何時候都沒有改變過他的唯物主義的結論。思想的反動勢力的濁流不能夠使他誤入迷途，不能夠動搖他對祖國的真誠的、熱烈的愛戴，而且也不能夠震撼他那從沙皇制度的枷鎖下把人民解放出來的期望。

巴甫洛夫曾痛心地體驗過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至戰爭結束，他很明顯地看到：俄國必須經過新的革命，這種革命為時已不遠，它很快地就要來到了。

巴甫洛夫曾把他所熱愛的祖國的繁榮與革命聯繫起來，把他許久以前的關於“科學和勞動聯盟”的理想與革命聯繫起來，也曾把他往昔的關於科學世界觀的不可遏止的發展的宿望與革命聯繫起來。

過了幾年以後，打通了巨大的生活路道，巴甫洛夫和全體蘇聯人民都認識了新生活建設的整個困難與快樂，這時候，他極端歡愉地、自豪地說他的理想實現了：蘇維埃祖國“為科學家開拓了廣闊的活動場所”，²⁾在我國“已經毫無保留地把科學應用於生活，……而且這種毫無保留的應用竟達到了最高的程度。”³⁾ 1935年8月，梁贊市曾為了他的蒞臨設宴招待，當巴甫洛夫回答他的同鄉們的歡迎詞時說道：“現在，我國全體人民都祝賀着科學。今天早晨我在車站被歡迎的時候，看到了這種情形，而且在達到集體農莊以及當我來到這裏時，也都看到了這種情形。這決不是偶然的。如果我說這是領導我國政府

1) 巴甫洛夫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88—89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同上，第1卷，第28頁。

3) 同上。

的功績，我想這是不會錯誤的。

在從前，科學都是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的。但現在我所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樣子：全體人民都尊敬科學，都重視科學。我爲世界上這個如此重視科學和熱烈地扶持科學的唯一無二的政府——我國政府而乾杯。”¹⁾

作爲真正蘇維埃愛國主義者的巴甫洛夫，表現了爲祖國的福利而從事創造活動的良好榜樣，他經常地關懷自己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他曾在克列姆里宮的招待會上說道：“我們這些科學機關的領導者們，因爲耽心究竟能否不辜負政府所撥給我們的全部經費，簡直是處在驚慌和不安的狀態中。”²⁾

巴甫洛夫曾貢獻出他的全部力量爲祖國服務。他創立了而且不知疲倦地向前推動了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唯物主義學說，獲得了許多有利於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新而又新的事實，建立了“腦的真正生理學”——關於人本身的科學。他不斷關心的是：科學要爲人民服務，科學要與生活聯繫起來，要與實踐聯繫起來。他贊成一舉一動都要使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他認爲這條道路是唯一正確的、可以保障人民得到幸福的道路。

巴甫洛夫在給全頓巴斯煤礦工人大會的信中寫道：“敬愛的礦工們！無論過去和現在，我一生都熱愛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而且或許可以說，我更熱愛體力勞動。當在體力勞動中引進任何一種良好的洞察力時，亦即把手和腦聯合起來的時候，我特別覺得滿意。你們業已走上了這條大道。我衷心希望你們沿着這條唯一能保證人類得到幸福的道路繼續前進。”³⁾

巴甫洛夫很注意培養年青的科學幹部。他曾特別寫信給青年們，在這封信中，向初出茅廬的科學家們提供了英明的勸告。他關心蘇維埃科學的不斷的發展和前進，關懷蘇維埃科學的補充新生的創

1) 巴甫洛夫全集，第1卷，俄文版第31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同上，第30頁。

3) 同上，第31頁。

造力量。曾聽他的講演和參觀他的實驗室的成千上萬的人們，都讚揚他的旺盛的精力，稱頌他的明哲的智慧。可以說，在生理學家當中，誰也不能够像巴甫洛夫那樣在自己的周圍造成如此強大和如此團結一致的具有創造性的集體。而這是由於他不斷地勞動，孜孜不倦地服務於祖國所致。巴甫洛夫在其為社會主義祖國謀福利的勞動中，找到了他自己的最高的幸福，獲得了真正的生活樂趣。在他八十六歲的時候他寫道：“目前我正在自己所喜愛的科爾涂施休養着，我很願意活得更長久一些，……希望至少活到一百歲，……甚至活得更久一些！”

我所以希望長久地生活下去，乃是因為我的實驗室史無先例地繁榮起來了。蘇維埃政權為我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實驗室的建設撥發了千百萬的巨款。我深信這些鼓勵生理學工作者的措施——我畢竟也是一位生理學家——一定會達到目的，而我的科學在祖國的基地上也將特別地繁榮起來……

我無論做什麼，始終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許我的話，我將首先為我的祖國服務。我的祖國，現在正進行着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作。業已消滅了貧富之間的荒野鴻溝。我總希望一直活到我能看見這種社會改造工作的最後成果的時候。……”¹⁾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巴甫洛夫所引為自豪的，就是蘇聯國家的實力及其愛好和平的政策。他在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家大會上說道：“我覺得很幸運，我的強大祖國的政府正為實現和平而奮鬥，它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宣佈：‘決不侵略外國的一寸土地’（暴風雨般地鼓掌）。當然，我們應特別對此表同情而協助其實現。我們是真理的尋求者，所以應該補充說：在國際關係中必須嚴格地遵守正義（鼓掌）。”²⁾

巴甫洛夫認為蘇聯國防的不斷鞏固，乃是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的基礎，是蘇聯人民的幸福和繁榮的基礎，也是創造活動的最偉大的

1) 巴甫洛夫全集，第1卷，俄文版第31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同上，第29頁。

推動力。他曾寫道：“蘇維埃政權的巨大成就，就在於國家防禦能力的不斷加強。我希望儘可能地活得更長久一些，因為我對自己祖國的安全很放心。”¹⁾

巴甫洛夫激昂地、衷心地痛恨我們祖國的敵人，而對於俄羅斯人民的愛國主義及其對自己祖國的熱愛，則給予崇高的評價，他鄙視那些崇拜一切外國而輕視祖國科學和文化成就的人們。當人們對他描述外國生活的“美麗”時，他簡直不能容忍。巴甫洛夫曾屢次出國，也親眼看見過一切的“佳境”。但是只要事情結束，他就力圖迅速地回到那個缺了它就不能生活下去的祖國，關於這一點，他不止一次地談到過。他的夫人謝拉非馬·娃西里耶夫娜（Серафима Васильевна）說道：有一次，在回家的途中他們順便駛往維也納，可是在維也納不過只逗留了一天，因為伊凡·彼特羅維奇宣稱說，他“……不忍再看外國的怪異現象。當我們最後到達維爾日巴洛沃的時候，伊凡·彼特羅維奇曾脫帽向祖國深深地鞠躬致敬。……”²⁾

巴甫洛夫認為：無論就科學方面說，或就文化方面說，也無論是就自然界的美麗來說，“外國”決不能與我們祖國相提並論。當他參觀瑞士的時候說道：“是的，誠然是美麗，但我們在西拉米亞格³⁾畢竟是更好一些”。或者說：“——我不了解為什麼將巴黎叫做世界的都城！我們的聖彼得堡卻是更美麗，更宏偉一些。呸，你們在哪兒會找到像我們的涅瓦河那樣美麗的地方呢？”⁴⁾

巴甫洛夫不只一次地宣稱說，俄羅斯的科學和文化，就其品質來說總是凌駕外國之上的。

1927年，曾向患病的巴甫洛夫提出動手術的建議，爲了這一目的，人們勸以邀請德國的科學家，當時他說道，我決不認為德國的外科醫生比俄羅斯的外科醫生更好一些，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向他們請

1) 巴甫洛夫全集，第1卷，俄文版第31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新世界”雜誌，1946年第3期，俄文版第132頁。

3) 列寧格勒附近避暑的地方，巴甫洛夫常常到這裏來休養。

4) “新世界”雜誌，1946年第3期，俄文版第132頁。

教，因為我的祖國擁有許多優秀的外科醫生。

巴甫洛夫很注意這一事實，即俄羅斯人“決不按照外國的書籍”¹⁾行事，而是根據自己民族的科學傳統去創作。他曾指出 И. М. 謝琴諾夫作為例證，他稱謝琴諾夫是“對地球上的一大塊進行生理學的研究工作之父和首倡者。”²⁾

巴甫洛夫認為他自己是謝琴諾夫事業的繼承者，他決不把俄羅斯科學在這一知識領域內的優越地位讓給任何人。反之，他卻經常強調地指出“俄羅斯人的智慧”之無上的功績，祖國科學的最偉大的成就。

巴甫洛夫是一位極質樸的科學家，同時，當談到俄羅斯科學的優越地位時，他從來也沒有忘記強調地指出：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中的優越地位正是屬於俄羅斯人，恰恰是他們首先獲得了關於心理過程的正確的唯物主義概念，提出了有機體完整性的思想——即有機體的各個部分、各種機能的活動統一的思想。當巴甫洛夫八十五歲誕辰他回答祝詞的時候寫道：

“是的，我很高興，就生理學研究的強大的權威說，我同伊凡·米海洛維奇（即謝琴諾夫——本書作者註）以及我的一羣親愛的同事們一起，我們掌握了整個不可分的、而不是部分的動物有機體。這完全是我們俄羅斯人在世界科學上、在全人類思想上的一種無可爭辯的功績。”³⁾

1) 巴甫洛夫全集，第1卷，俄文版第28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

2) 同上，第28頁。

3) 同上，第27頁。

第二章 巴甫洛夫學說的思想根源

巴甫洛夫不止一次地指出，俄羅斯的古典哲學和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曾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發生巨大的影響。巴甫洛夫在其1904年所寫的傳略中曾談到這一點。巴甫洛夫寫道：“在六十年代的文獻、特別是皮薩列夫(Д. И. Писарев)的著作的影響下，我們的智慧的興趣才轉到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有許多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內——才決定在大學裏研究自然科學。”¹⁾

巴甫洛夫在日記、信札以及與其早年的生活時期有關的回憶錄中，曾強調指出他對世界觀問題、對尖銳的哲學鬭爭的濃厚興趣，這一哲學鬭爭是圍繞着“靈魂”與“精神”活動問題而進行的。巴甫洛夫敘述道，他成天很激烈地爭論這些問題。被爭辯所激動的巴甫洛夫，如他所說的，閱讀了“大批的書籍”。

巴甫洛夫曾生活於赫爾岑(А. И. Герцен)、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杜勃羅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車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皮薩列夫(Д. И. Писарев)和謝琴諾夫(Н. М. Сеченов)所創造的氣氛中，呼吸過他們所創造的空氣。他熱情地、始終不渝地捍衛了他們的觀點，思考了他們對科學研究所提出的那些複雜問題的唯物主義的解決。在巴甫洛夫的整個精神面貌上，可以看見這些偉大俄羅斯唯物主義者及其真正世界觀的影響的痕跡。

當巴甫洛夫談到那些因疑惑而感覺苦惱的人們時，或者如他所說的“涅尼茨人”時，他寫道：“我向自己提出了下述的問題：什麼東西在制約着這些人的行為呢？自然嗎？天賦的組織嗎？或許是這些。但這是有關生理學和心理學等等的問題。現在我們已經拋棄了這種說法。我認為可以指出另外一些原因，這些原因存在於各種不同的

1) 巴甫洛夫全集，第5卷，俄文版第371頁，蘇聯科學院1949年版。